

萌芽
书系

那多
灵异手记

亡者永生

Wangzhe Yongsheng

◎ 那 多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亡者永生

Tangzhe Tongsheng

◎ 那 多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由上海萌芽图书报刊发行有限公司授权接力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者永生 / 那多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6.4
(萌芽书系 / 那多灵异手记)
ISBN 7-80732-265-9

I. 亡… II. 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894 号

责任编辑: 潘 炜
美术编辑: 卢 强 责任校对: 郭绪杰
责任监印: 刘 签 媒介主理: 代 萍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jielibei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30 000 册
定价: 1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那多灵异手记” 档案

那 多：晨星报社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以及记者的身份，使他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平心而论，称他为冒险家要比记者更加合适。

梁应物：那多的好友，双重身份。表面是某大学的教师，事实上是位具有哈佛生命科学博士与斯坦福核子物理硕士学位，为神秘机构X工作的研究员。为人严肃而极具理性精神，尽管是那多的好友，却从不会因私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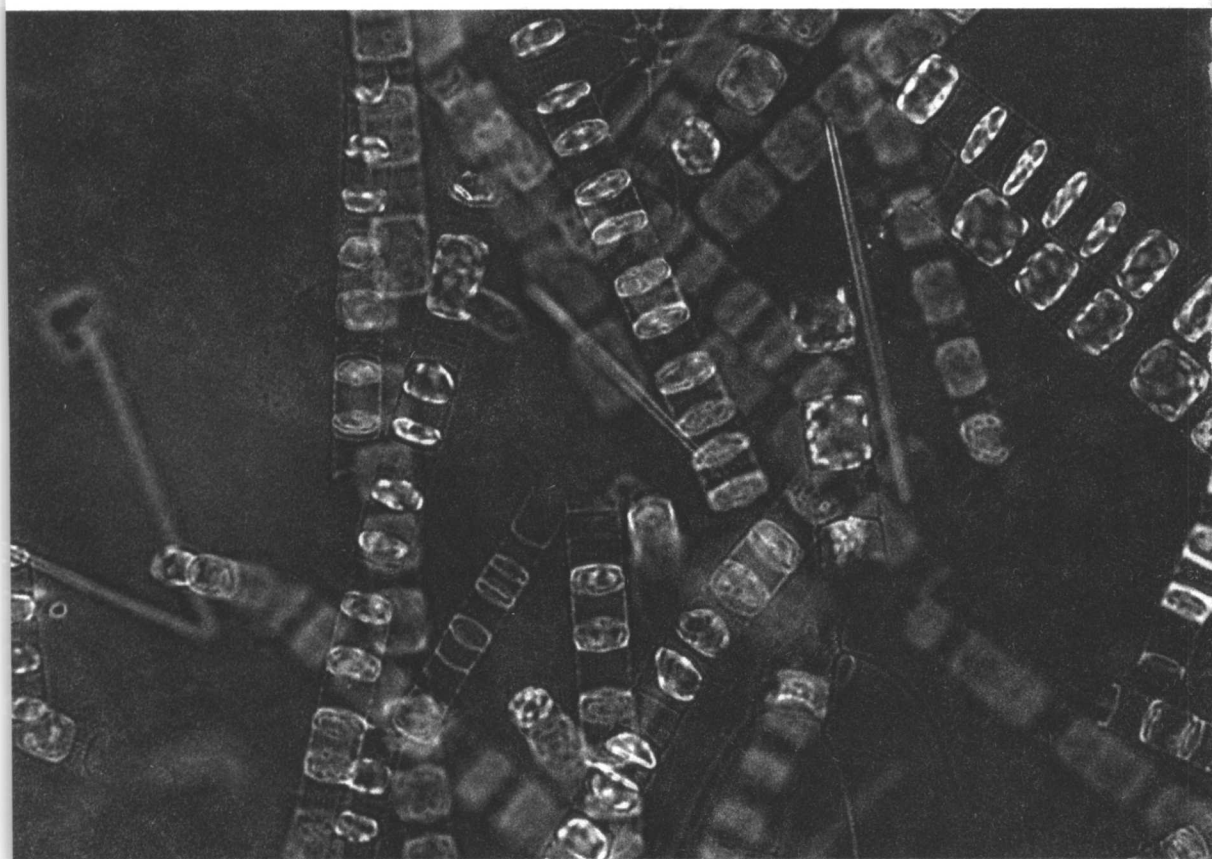
叶 瞳：某机关报社的美女记者，具有比那多更强烈的好奇心，这让她往往会对一些事情作出过于夸张的猜想。其出身颇为神秘，在《坏种子》的故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路 云：在《凶心人》的故事中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登场，实为中国神秘幻术一脉的当代传承者。幻术大成之后，她具有惊人的美貌，但这份美貌的真实成分有多少，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水 笙：听起来像是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其实却暗示了其非同一般的身份。在《变形人》里，为了爱情，他承受了数十年痛苦的陆上生活，最终如愿以偿转变成人类，和苏迎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苏 迎：与她接触越多，谜团越多的长发女子，到底是她精神分裂，还是其所言确有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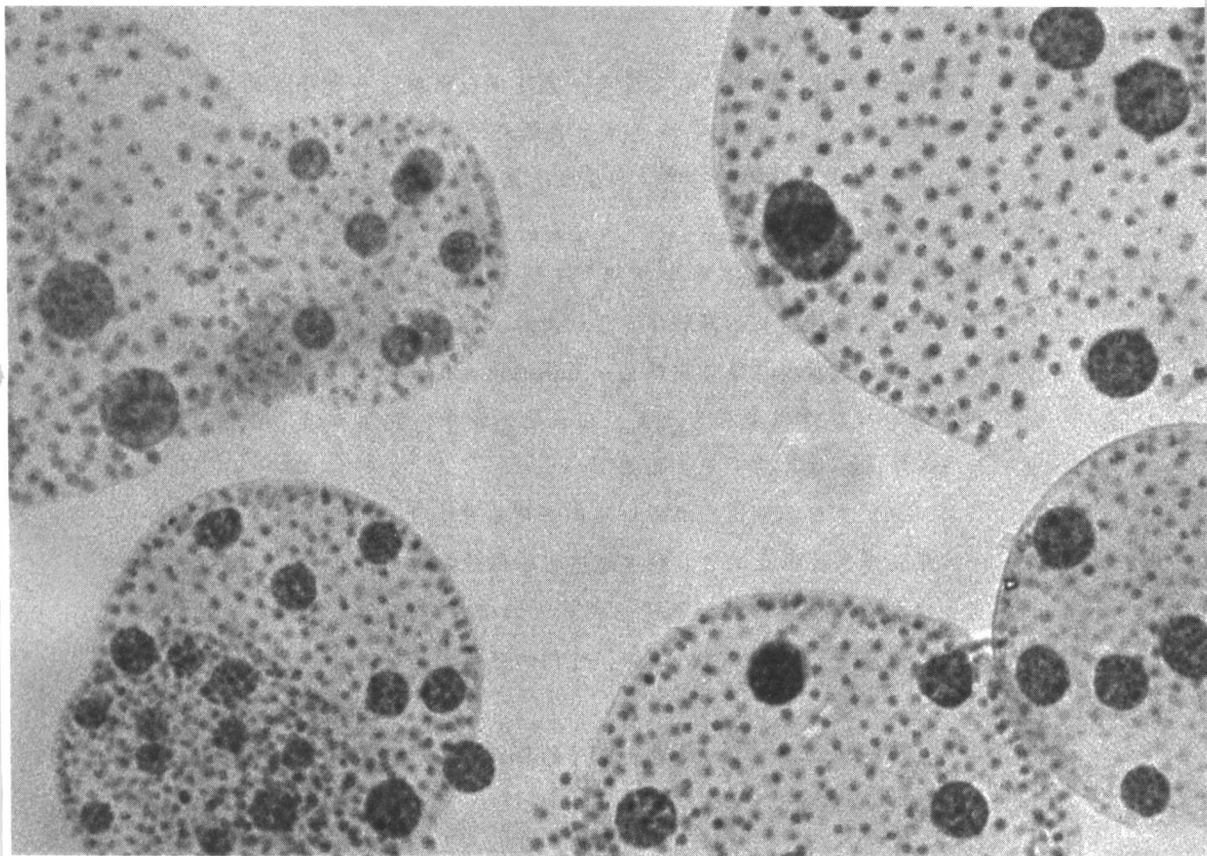
X 机构：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属于官方的庞大地下机构，专门调查和研究一切大众认知以外的事件。其成员大多是一流的科技精英，也集中了一些传承古老中国的神秘势力。总之，关于这个机构，我们不了解的永远比了解的多。



目录

与本书密切相关的两条新闻	001
序曲·从死神手里逃脱的人	004
铁幕·突入封锁区	020
浸泡在鲜血里的范氏症	038
被挖空的人	056
黑暗里的匕首	073
毁灭的几率·第一个游戏	089
意外造访的生命	108
范海勒之约	129
死亡·范哲的最后告解	149
何夕的秘密	168
太岁	186
失踪	205
解谜·731	223
末路·一小时五十五分钟	240
别离·永生之钥	262

与本书密切相关的两条新闻



上千只蟾蜍自我爆炸

怪异行为困惑科学家

据法新社4月23日报道，最近几天，德国境内出现了一种怪异的、令人无法解释的现象：上千只蟾蜍忽然自我爆炸，将内脏弹出一米高的地方。这种奇怪现象使得德国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困惑不已，他们通过研究，始终无法解释蟾蜍自杀的原因。

根据大量来自德国兽医和动物福利工作人员的报道，生物学家们发现，至少一千只蟾蜍忽然不断膨胀自己的身体，直至将身体鼓至极点，最后爆炸。它们的内脏也在爆炸中弹至一米高的地方。而德国汉堡市奥顿纳地区的蟾蜍自我爆炸现象最为严重，在当地一湖中，竟然浮满了蟾蜍尸体，而这片小湖也被称为“死亡之塘”。

目前，汉堡市有关部门已经禁止市民使用这片小湖。每天凌晨2点至3点，一名生物学家被派至湖边，观察这些自杀蟾蜍爆破时的情景。汉堡市北部自然保护社会观察和研究机构的成员沃纳·斯莫尼克称：“这简直像一部科幻电影，它们忽然膨胀、爆炸，它们的尸体比普通蟾蜍尸体扩大了三至五倍。”

目前，生物学家推测了蟾蜍自我爆炸的原因，其中包括：这种蟾蜍感染上了一种未知的病毒。

《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25日

上海老洋房天花板现七只骷髅

23日，位于上海西宝兴路的一栋老洋房在拆迁时，工人们在天花板上发现了七个骷髅，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23日中午11时许，记者接到报料后赶到事发地，发现骷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和老伴散步时，发现一处拆迁工地附近的路边竟然有一颗人的头骨。张先生向工人询问后得知，这颗骷髅是拆房工人从旁边的一幢老洋房中发现后丢弃在路边的。记者看到，尽管已经有多处破损，但是可以确定是人的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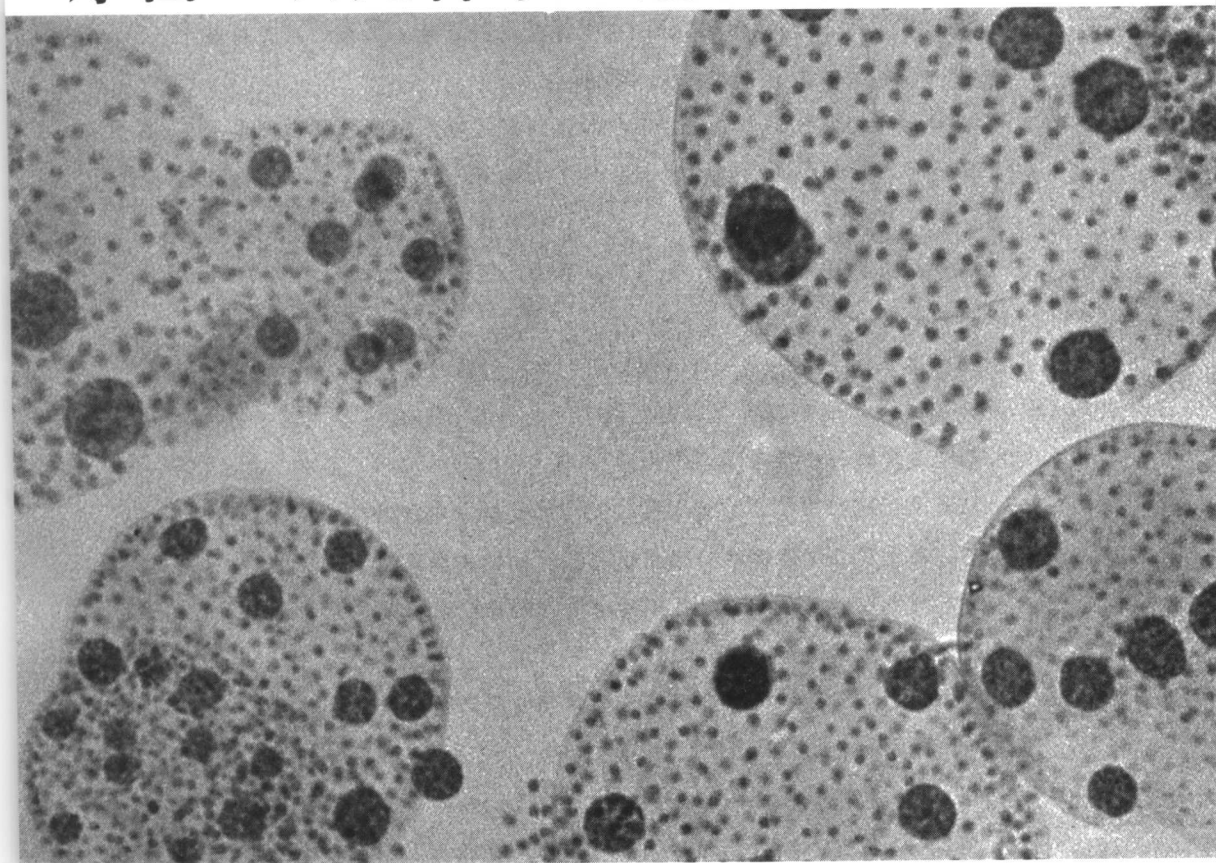
据一名工人介绍，前天下午4点多，工人们在拆除老洋房时，在房子二楼天花板和屋顶之间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些骷髅，当时一共发现了五颗，工人们在清理过程中弄碎了两个骷髅。

记者采访过程中，几名工人热心地向记者指出发现骷髅的地方，没想到的是，在发现五颗骷髅的二楼屋顶夹层，他们又发现了两颗骷髅。一名工人拿着刚发现的两颗骷髅和另外两块骨头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包裹骷髅的是1967年5月17日的报纸。

据拆迁工人称，第一次发现的五颗骷髅中除两个已破碎外，另三个已于昨天被警方取走进行调查。

上海《青年报》2005年7月25日

序曲·从死神手里逃脱的人



阴天。

我讨厌阴天，坏天气总是影响心情。这个故事在坏天气里开始，预示着接下去的一切都不太妙。

但我在接那个电话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真是太谢谢了，好样的，我看你来当记者也一定能干得很棒！”我毫不吝啬地抛出褒美之词。我知道他就喜欢听这个。

“呵呵，哪里，只是提供个消息，你的稿子写得才真叫好，什么时候我能在你后面挂个通讯员的名字就心满意足啦。”花花轿子人抬人，老贺立刻就还捧我一把。

“当个报料人不是也挺不错吗，你这个消息肯定有奖金，至少五十，我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上一百。”

“哎呀，哎呀，这怎么好意思。”不用看，我也能猜到电话那头的嘴咧得有多大。

“应该的，以后有这种消息可要第一个告诉我啊。”

“那是当然。”老贺保证。

这种事情是互利的，消息要是传得晚了，被别家报纸先发出来，或者我们跑卫生的丫头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他的报料费也就泡汤了。

“那个病人，他原来得的真是绝症？”我再一次向他确认。

“错不了，我们芮金医院组织了专家会诊，绝对是海尼尔氏症，极罕见的绝症，全世界没听说有谁得了这毛病还能好的，这是首例。虽然这病好得有点莫名其妙。”

“好，我下午就过来采访。”

又踩过界了，没办法，为了生存嘛。挂下电话我这样想。

本来这种医疗新闻当然是得由跑卫生的记者采写，不过嘛，现在通过

我的线人打热线电话报料就不同了，只要是读者打的热线，我这个机动部记者都能采访。

我手上捏了好几个线人，或者用唬烂人的称法叫“深喉”。平时隐藏在各行各业，有风吹草动就会向我报信，比如这个老贺，虽然人在芮金医院，但市中心的大医院基本都熟，平时没事就给各医院的熟人打电话，探听新闻线索。当然，“深喉”们之所以这样积极，除了我的个人魅力之外，报料费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动动嘴皮一个月就能多几百元甚而千多元，何乐不为。

再多培养几个，我就不愁没稿写了。

中午吃饭的空隙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海尼尔氏症，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许是这个病太专业，又或许是我把这个音译的绝症名称弄错了哪个字。

全身器官萎缩，并很快衰竭？去芮金医院的路上我琢磨着老贺简单告诉我的海尼尔氏病症。听起来很可怕的样子。居然突然就好了，连主治医师也摸不着头脑。

有点意思。

“芮金医院惊现奇迹，致命绝症莫名康复！”我已经想好这篇新闻的标题了。没错，就是要耸动，就算采访下来没什么稀奇，也要把标题起得“弹眼落睛”。

内科门口排了二十几个等候看病的人，走进诊疗室的时候我觉得后背有点发凉，他们一定在暗骂我这个不排队直接冲进去的小子，如果知道我要耽搁他们的医生至少十几二十分钟，更恶毒的诅咒会汹涌而至的。

老贺早已经给我的采访人——林医生打过招呼，等他看完下一位病人，我就坐到了他对面的板凳上。

“老贺说您就是那位患海尼尔氏症病人的主治大夫，我想来多了解些情况。”表明身份后我问他。

“你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这位脑袋微秃的中年白大褂显得有些惊讶，“病人昨天才确认康复，你今天就赶过来采访了。”看来他并不知道

老贺的“深喉”身份。

我当然不会说破，只是笑一笑，很高深的模样。

“不过这真是一个奇迹，奇迹啊。”医生的手开始挥动起来，声音也比刚才响了些，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

他很亢奋，或许他已经亢奋几天了。

“先说一下这种病吧，罹患海尼尔氏症并不是因为什么病毒入侵，而是先天性的。从遗传学的角度说，就是基因先天有缺陷。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缺陷并不会给人带来麻烦，但如果不走运在某个时候被激活的话，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大问题。最终导致全身器官，特别是心肝肺肾会缓慢衰竭。一个更奇特的现象是，虽然海尼尔氏症的起因不是病毒，但患海尼尔氏症的患者特别容易诱发一种特殊的病毒，这种病毒无法在健康人体内存活，但却能在海尼尔氏症患者的内脏里繁殖兴旺，而这将进一步加速器官的衰竭。”

“没有治疗的方法吗？”

医生迅猛而快速地摇头。

“在此之前，从罹患海尼尔氏症到死亡，最长的纪录是七年。通常患者在两年里就会死去，当下的医疗手段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延长这个时间，代价是患者会因此而活在痛苦中，并且最后也不免一死。”

“那这位患者患病有多久了，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患者叫程根，是个做生意的，大概平时太忙，身体不舒服一直熬着，等到确诊已经发展成中期。药物对这种病的效果本来就有限，一周前做会诊时，我们的意见是最多还能活十个月。前几天他儿子还陪着的时候，程根已经虚弱到连走路都要人扶着了。”

“哦？这么说程根康复的时候他儿子不在？”

“是的，听说是生意上的事情急需他去处理，飞到广州去了，老爹的奇迹恢复会给他个大惊喜。”说到这里林医生脸上露出笑容。他是真心为病人高兴，医者仁心，但现在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像他这样。

林医生的笑容只停留了两秒钟。他猛一拍没剩几根头发的后脑勺，

说：“哎哟不对，他儿子还不知道程根得的是绝症呢，程根叮嘱我们院方不能把他的病情告诉他儿子，小伙子一直以为他爹只是肾病发作。”

“啊……”我张了张嘴，本来是多好的现实桥段啊，还想写进稿子里呢，“那么，程根好起来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医生点点头：“前天早上，护工扶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连带着把老头子也摔了出去，那个护工吓坏了，没想到还没等她站起来去扶，老头子哼哼着自己爬了起来。护士不放心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竟然发现各项指标比五天前检测时好了许多。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吓了一跳，下午就安排再做一次全面检查。结果……”说到这里，林医生的眉毛皱了起来，微微摇了摇头，仿佛直到现在，仍然对检查结果感到惊讶。

“结果怎么样？”我很识相地配合问道。结果当然是病好了，不然我到这里干吗来了。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程根的内脏器官就像被打兴奋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他的心脏现在强壮得像个三十岁的人。”

“哦？”我有些意外，原来不仅仅是康复啊，听他的口气，这个程根的年纪总有五六十了，现在居然因祸得福，内脏变年轻了。

不过我觉得林医生也像被打兴奋剂，他的手一直在比画着，在我看来有些可笑。

“会不会……只是暂时现象？是回……”这么说好像不太妥当，我及时地住了嘴。

“你说说回光返照？”林医生失笑，“怎么可能，我们不可能把表面现象和本质性的好转搞错，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他正在从根本上好起来。”

“真是奇迹。”他再次啧啧赞道。

“这么说来病情突然转好，并不是因为用了药物或什么其他的医疗手段？”

医生的表情有点尴尬：“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依然很纳闷，发生转变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换药，病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突然之间就好了，此前没有半点征兆。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现在院方正在努力留程根

在医院里多住段时间，一来再多观察段时间比较稳妥，二来如果能找出他康复的原因，或许海尼尔氏症就不再是绝症了。”

说到这里他又兴奋起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你不知道，先天性的基因问题被神秘地解决了，而且只用了两天，这是颠覆性的。如果我们能知道为什么，不仅海尼尔氏症，有太多其他的绝症也将有希望。”

我挠了挠头，如果这真是个奇迹的话，就不要对破解它抱太大的希望。这个世界上神秘的事情可不止一宗两宗，现今的科学离破解它们还远着呢。

当然我不会阻了医生的兴头，作为目睹奇迹发生的人他显得有点狂热了。医生喋喋不休地和我说了堆专业内容，比如什么什么指数恢复到多少，海尼尔氏病出问题的DNA第二十三对螺旋体修复到底有多少可能性等等。我却已经无心多耽误门外看诊病人的时间，在他这里的采访内容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该去看看那个不知走了什么运的老头子。

医院里的空气让我的胸口越来越憋闷。急诊走廊里排满了病床，走过仰天的苍白的脸，我仿佛听见无声的哀号。

就在旁边，一具枯瘦的身体躺着，葡萄糖一滴一滴渗进干涸的手掌的血管里。他的嘴唇灰涩，睁着黄浊的眼睛，里面全是木然。我只扫了一眼就赶紧挪开，加快了脚步，直走到电梯旁才呼了口气。刚才那种地方的空气，我可不想吸进肺里。

叮当一声，电梯门开了。一张床被推出来，躺着的人被盖上了白布。我连忙让开。推着床的两个护士在说笑着。这样的地方，生和死离得太近了。

我要采访的程根在五楼，居然是特护单人病房，这里每天的费用可是相当昂贵的，想起林医生说这病人是经商的，大概生意还不小吧。

门半开着，我敲了敲走进去，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老人坐在沙发上看杂志，脸膛红润，气色不比我差。听见声响他放下杂志，向门口望过来。

“您好，我是晨星报社的记者那多，祝贺您，身体明显好转了，能否

接受我的采访，所有的医生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程根笑了，一开口就中气很足：“没问题，我正闲得发荒，要不是医院坚持，我真想今天就办出院手续，有人愿意陪我老头子聊天再好不过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把名片递过去，笑着说：“您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病人。”

“还真没想到能再活过来，住进医院里感觉一天比一天没力气，以为这辈子就快到头了呢。”

“您能详细说说吗，您的职业，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得病的，这两天突然好转是怎么回事呢？”

“我啊，以前搞建筑工程，最近一两年嘛房地产也插一脚，平日里总是从早忙到晚，操心的事太多，人老了气力不如从前也是当然的，这一年多身子明显虚下去，却没往别处想。一个月前走着走着脚一软摔在地上，才决心好好查查，不想得了个怪毛病。至于怎么好的，连医生都搞不明白，你问我不是白问吗？”

“您自己的感觉呢，有什么征兆吗？”

程根苦笑：“大前天晚上睡觉前，还一点起色都没有，医生开的药吃下去也没什么用，林医生说心情很重要，心情好的话对病情会有帮助，可是明知道自己再怎样都活不长了，心里又有许多事情放不下，我也没那么快看得开。一觉睡下去，做了整晚的乱梦，早晨醒过来浑身湿透，没想到精神反倒好起来，胃口也大了，医院里的早饭吃完还觉得不够，叫人去外面买了大饼油条豆浆来吃。吃完早饭去上厕所，其实我已经觉得可以自己走了，那个护工一定要扶着我，结果她自己脚一滑连带着把我也摔出去。嘿，那个护工最多才四十，结果她还没爬起来我先自己站起来了，她两个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说到这里，这个在鬼门关前走了一次的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要是我也得看得眼发直。”我笑着说。

“我觉得自己胳膊腿的力气又回来了，毛病好不好，看饭量就知道，这两天我每顿吃三碗白米饭。小护士到病房里给我做简单检测的时候，我

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昨天早上林医生正式告诉我，我正在康复，而且速度很快。就这么些，我自己也糊里糊涂，像做了场梦似的。”

病好了，医生和病人却还是稀里糊涂的。不过这也好，新闻写出来更有传奇性。

“林医生告诉我，他本来认为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您原本打算用这些时间干什么呢，而现在奇迹般康复，可以说再世为人，想法和从前又不一样了吧？”

程根沉吟着还没答话，病房门就被呼地推开了。

一个比我胖两圈的肥男快步走进来，下巴上的肉一颤一颤。他瞪大了双眼看着程根，一脸的惊讶。

“爸，听医生说，你的病……好了？”

程根的脸却板了起来：“怎么你这几天都不打个电话回来，那边情况怎么样不汇报，你爹死没死也不管。”

胖子脸上抽动了一下，说：“我这不是赶回来了吗，你，你的病真好了？”

“你还盼我好不了？”程根的嗓门一下大起来。

没想到这老头刚才对我还和颜悦色，儿子一来就变了脸。我在旁边看他这么训儿子有些不自在，开口说：“您父亲的海尼尔氏症已经康复了，这可是个奇迹啊，我是晨星报社的记者那多，就是为了这个来采访程老先生的。”

“海尼尔氏症？这是什么？不是说，不是说是肾病发作吗？”

看着胖子张大的嘴，我这才想起刚才林医生说，程根一直把真实病情瞒着家人，没想到被我一溜嘴泄了实情。好在程根的病好了，不然就捅娄子了。

“哎呀！”我讪笑着，向程根做了个抱歉的表情。

“反正现在病也好了，告诉你也没关系，你爹可差点就死了。”

“啊！”胖子的表情突然紧张起来，身子也抖了一下。

没想到他爹对他这么不客气，他还真是孝子呢。虽然程根好好地